

三國志

第二十八至三十二回

631

サ

2

631

9

2

雲長搥鼓斬蔡陽

道遠文庫

宗盛一氏寄贈

却說雲長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路行。忽然間背後夏侯惇趕來，約有三百餘騎。雲長急令孫乾保車仗一面行，遂勒回馬，按住刀而言曰：「汝來趕吾，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又無明文傳報，汝于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特來擒汝。」早下馬受縛。雲長曰：「吾未降漢時，曾說應有殺伐，不須稟問于路，守把將校生事攔截，吾皆斬之。」惇曰：「吾與秦琪報讐，拍馬挺鎗欲出背後一騎飛到大叫：『不可與關將交戰。』」關公亦按轡不動，來使懷中取出公文于馬上大叫：「丞



此時公文
方到

夏侯惇大
通

元曉絕通

相憐愛關將軍忠義恐于路關監攔截故遣某特賁文書
通行諸處也惇曰關公於路殺把關監將丞相知否來使
曰未知惇曰活捉將去見丞相等丞相自放他關公大怒
曰吾懼汝非大丈夫也拍馬輪刀直取夏侯惇惇挺鎗出
迎兩馬相交約戰二十合又一飛騎至大叫曰二將軍罷
戰各自分開夏侯惇問曰汝來何故使者曰曹丞相恐于
路阻當關將軍特來告報惇曰丞相知他于路殺把關將
否使臣曰未知也惇曰如此不可放去兩將又戰到十餘
合又一騎到大叫二將軍少歇惇在于陣前便問使臣曰
丞相教擒關某乎使者曰非也丞相三次使人來說誠恐

大是便停

路上人阻當關將軍。故送公文教行。惇曰。既未知殺人。必用擒下。指揮手下軍馬。團團圍住。休教走脫。背後馬軍齊來。雲長並無半分懼怯。聲如巨雷。來衝陣勢。惇挺鎗來迎。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叫元讓雲長休得爭戰。衆皆視之。乃張遼也。俱各失驚。二人勒住馬。張遼近前。言曰。奉丞相鈞令。因雲長殺了孔秀。恐有阻當。特差我來。教于路關隘。任便放行。夏侯惇曰。秦琪是蔡陽外甥。蔡陽是我舉薦。他見丞相。他將秦琪分付在我處。你今將他無罪斬之。于理恐有不然。遼曰。我見蔡將軍自有分解。既丞相美度。教關雲長去。不可廢丞相寬洪之意。惇教軍馬退去。後有詩曰。

止是奸狡。
人不知也。

爲愛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應非孟德施奸狡。
正是牢籠天下心。

張遼曰。雲長今令何處。關公曰。兄長不在。袁紹處。吾今往。
普天下尋之。遼曰。未知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關公曰。
旣已告辭。安有復去之理。文遠回許都。借言請罪。二人分
別。張遼與夏侯惇。自領軍回去。雲長趕上車仗。與孫乾說
知此事。二人並馬而行。遇晚。隨處投宿。行了數日。正值大
雨。滂沱。行裝盡濕。遙望崗邊一所庄院。關公先往借宿。庄
主出迎。關公言來意畢。庄主曰。某姓郭名常。世居于此。久
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于後堂暫

歇郭常與關公孫乾三人下草堂飲酒一邊烘焙行李一面喂養馬匹到黃昏時候見一後生引數人入庄逕奔草堂而來郭常喚曰吾兒來拜將軍關公問之常曰此愚男也關公問何來答曰射獵方回常流涕言曰老夫世本儒流因天下荒亂隱居務農一生止有此子不習儒業惟務遊獵爲樂是家門大不幸也關公曰方今亂世若是棄文就武善熟弓馬亦可以取功名何不幸也常曰他輩若是肯習武藝亦是幸也此子專務遊蕩無所不爲關公亦歎息良久郭常相陪至更深各人歇去郭常辭出關公與孫乾曰此老如此之賢此子如此之愚乃天意之不齊也孫

此時也講
些道學甚
矣道學之
不可不講
也一笑一
笑

盜馬反勝
似講道學
也何如何
如

乾曰警賧至頑而生虞舜自古有之二人敘論片時間方纔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語開公提劍往視之見郭常之子踢倒在地從者與庄客相打開公問之從者曰此人來盜赤兔馬捧出欲備鞍被馬一脚踢倒叫喚方知其事我衆人趕起來奪馬庄客盡來劫奪因此相打孫乾勸關公殺之公責之曰吾獨行天下全仗此馬汝欲盜之是絕吾去路矣恰待殺之郭常奔至告曰不肯之子爲此逆事罪合萬死奈老妻素愛此子公若殺之吾老妻必憂悶死矣望將軍仁慈寬恕幸甚開公平生是仗義之人思此老人曾實訴告故釋之而不殺坐以待旦平明收拾行李郭

常大婦拜下堂前謝曰辱子日賣虎威深感將軍哀憐之
恩關公令喚出吾以善言慰之郭常曰辱子四史時分又
引數箇無徒不知何處去了乃前生冤業也關公謝郭常
請二嫂上車公與孫乾離庄並馬取山路而行行不到三
十里前無村房後無店舍只見山背後兩馬引着百餘人
來爲首者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者乃郭常之子也攔
住去路爲首者大呼曰吾乃天公將軍張角部下大方裴
元紹也來者快留下赤兔馬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狂猾
匹夫汝從張角爲盜還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麼爲首
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雲長不識其面汝何人也

關公乃停刀解開髭鬚令視之其人滾鞍下馬腦揪郭常之子拜獻于馬前關公問姓名告曰裴元紹也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于此處藏伏今早這廝報道有一客人騎一匹千里馬在我家庄上投宿故教某來強奪此馬不想却是關爺爺可殺此人以正其罪不干小人之事關公曰吾看郭常相敬甚厚不忍殺之就馬前放回其人抱頭鼠竄而去雲長曰汝不識吾何以知名裴元紹曰離此二十餘里新版有一卧牛山山上有一關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爲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其說將軍盛名

先生又講
道學向也

周郎具服

恨無門路相見雲長嘆曰山林之中亦有信義之士爲盜
耳今後可去邪歸正勿陷此身元紹拜謝恰欲分別遙望
見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周倉也立馬待之果是周
倉周倉見雲長下馬俯伏于道傍雲長教請起言曰壯士
何處曾識關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寶曾識尊顏恨失身
于賊黨不得相隨今日天賜機會得拜于此願將軍不棄
收留周倉願爲將軍一小卒早晚執鞭墜銑死亦甘心雲
長曰汝願隨吾汝手下人伴若何周倉曰聽其自然願順
者從之隨問一聲皆願歸順雲長遂下馬于車前稟問二
嫂甘夫人曰叔叔自離許昌于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

此事何必
謀之婦人
先生豈講
學人乃腐
氣逼人如
此耶

周倉的是
看石頭人

難未嘗要軍馬相隨前者廖化叔尚卻之今次又容爲盜
者相從恐惹人議論我女輩淺見叔自斟量雲長曰尊嫂
之言是也遂回周倉曰非關某寡情奈二夫人未願汝等
且回山中寧耐吾等見兄長必來相招也周倉頓首而告
曰倉乃一麤鹵匹夫矢身爲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似
此等英雄錯過別無門路也如將軍不容衆隨令盡跟裴
元紹去某步行跟將軍雖萬里不辭也雲長再以此言告
二嫂其夫人曰一二人相隨又且何妨雲長令周倉撥人
伴隨裴元紹元紹曰哥哥跟將軍去弟亦願隨周倉曰汝
若去時人伴皆散汝可權時領料我且跟隨將軍去但有

妙人妙事
膾炙千古

佛佛

札住處便來取你裴元紹快快而別周倉跟去雲長別元
紹而行前往汝南進發行了數日將至界首正行之間遙
望相近山城問土居人此何處也土人答曰此名古城數
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趕逐往
他處去了此人在古城中招軍買馬積草屯糧聚了四五
千人四遠無人敢當關公喜曰自徐州失散今已半年誰
想兄弟在此先令孫乾于城中報說教接嫂嫂却說張飛
自礮礪山中飄蕩落草待投河北去路經古城過入縣借
糧縣官不肯就殺入去奪了縣印縣官皆逃張飛就此安
身忽見孫乾便問其故乾說劉皇叔離了袁紹處投汝南

安得翼德
盡天下無
義漢也

翼德自是
直人

劉辟處會合人馬。今關將軍離了許都。送二嫂嫂尋覓到
此。請將軍出郭迎接。張飛聽罷。也不回言。隨即披掛持丈
八神矛。飛身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北門。雲長望見翼德
到來。喜不自勝。刀付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張飛圓睜環眼。
倒豎虎鬚。聲若雷吼。揮矛望雲長便戳。雲長大驚慌。閃過
鎗。便叫兄弟。如何忘了桃園結義。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
面目來與我相見。雲長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既順了曹
操。封爲壽亭侯。官富貴。今又來賺我。我兩箇併箇你死。
我活。雲長曰。你原來也不知。我也難說。見放着嫂嫂在此。
你自請問。耳糜二夫人聽得。揭簾面呼曰。翼德叔叔。何故

佛佛

佛佛

如此飛曰嫂嫂休怪我殺負義的人請嫂嫂入城甘夫人
曰雲長並不知你等下落不得已而降漢不降曹今知你
哥哥在袁紹軍中故千里獨行送我到此你休錯見了張
飛曰大丈夫在世豈有事二主之禮嫂嫂你休被他瞞過
了甘夫人曰在下那時出于無奈飛曰寧死而不辱你既
降曹有何面目相見雲長曰兄弟你休屈了我心孫乾曰
特來尋將軍飛喝曰如何你也胡說他那里有好心必是
來捉我雲長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飛把手一指兀的
不是軍馬來也雲長回顧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
三、面、風、吹、動、曹、操、軍、馬、旗、號、張、飛、大、怒、曰、尚、敢、支、吾、使、丈

八矛、擐來。雲長急止曰：「兄弟且住。你看我。」斬來將以表我真心。張飛曰：「你既有真心，我這裡三通鼓，能要你斬來將。」只見曹軍擺開蔡陽橫刀勒馬，立于門旗之下。猛見雲長披掛了，拍馬前來陣前喝曰：「來將何人？」答曰：「我蔡陽是也。你殺吾外甥秦琪，你原來在這裡。」吾奉丞相鈞命，特來捉你。若捉住你，我便封壽亭侯。叫一聲搥鼓，鼓纔舉動。雲長早騰到面前，一通鼓未盡，雲長舉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張飛見了大喜，有讚關公詩曰：

將軍氣槩與天平，匹馬單刀獨自行。
千里尋兄恩義重，五關斬將鬼神驚。
鼓聲響處人頭落，旗影開時血刃橫。

堪笑蔡陽無計策。山鷄要與鳳凰爭。

又詩曰

千古令人笑蔡陽。提刀幾欲戰雲長。古城偶遇交鋒處。
畫鼓纔撾一命亡。

衆軍便走。雲長趕上。活捉蔡陽。執認旗的。過來取問消息。
其餘潰散。拏認旗的軍告說。蔡陽知道將軍殺了他外甥。
心中忿怒。要來河北。六將軍交戰。報雙曹丞相不肖。故差
他汝南攻劉辟。不想這裡遇着將軍。言畢。雲長教去張飛
前告說實事。飛問小卒曰。雲長在許昌行止若何。小卒從
頭至尾說了一遍。張飛方纔信實。却來車前。與二嫂施禮。

城中又來報說城南門外又見有十數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張飛心中疑慮就便領軍轉城來迎畢竟是誰下回便見

劉玄德古城聚義

關公斬了蔡陽敗殘軍自奔回許昌張飛方纔實信忽報城南有數十騎到張飛便轉出城來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飛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亦下馬來竺曰自從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難四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河北並不
知將軍來此昨者道上遇見一夥客人言說有箇姓張的

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吾兄弟酌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相見。飛曰。雲長送一嫂。今日方到。孫乾亦到。已知哥哥下落。糜竺昆仲大喜。同來。飛遂迎請二嫂進城。衆各解甲。請二夫人入衙坐定。衆人悲哭。拜于階下。二夫人傷感不已。張飛却纔備問仔細。其夫人說雲長前後歷過之事。張飛方哭。忝拜雲長。飛等各言其事已畢。乃殺猪羊賀喜。雲長曰。兄長未到。甚酒食能充肺腑耶。孫乾曰。此去汝南不遠。明日共往迎之。當日權且將息。次日雲長孫乾二人分付衆人。皆在古城等候。二人引十數騎從者。逕奔汝南來。劉辟龔都接着。便問皇叔何在。劉辟曰。皇叔到此處。

住了數日。爲兄軍少。再回河北。袁紹處商議。三日前去了。
雲長快快不樂。孫乾曰。將軍休憂。只用這一番驅馳。再往
袁紹處走一遭。報知皇叔。同到古城便了。雲長辭了劉辟。
龔都。回還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欲自往。雲長曰。有
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與孫乾同往。取
兄汝可堅守古城。飛曰。汝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雲長
曰。汝但放心。見機而變。收拾二十餘騎隨行。雲長喚周倉
曰。卧牛山裴元紹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有五百餘人馬。
四五十匹雲長曰。我等抄上馬去。取兄長。你可去往卧牛
山。招此一路人馬。于大路等候。來勿得有誤。周倉欣然上

馬而去。雲長、孫乾投冀州。不將至界首。孫乾曰：「將軍只在此間尋箇去處歇宿。」某自入境，見皇叔報知，便求脫身之計。雲長于道左見一座村庄，獨往覓宿。孤庄上一人出迎，開將實告之。庄主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將軍大名，今得瞻拜，如撥雲霧而見青天。」迺喚二子出拜。雲長曰：「二子何名？」答曰：「長男關寧，學讀書；次男關平，學武藝。」關定遂留雲長在庄，人伴盡藏于家。孫乾匹馬迤來冀州，入見玄德，把上件事說知。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教奔袁紹，可暗請來密處商議。簡雍到，與孫乾相見，共議脫身之術。雍曰：「主公明日見袁紹，可請親往。」荆州結連劉表，共破曹操。主公乘

此而去可也。雍亦自有脫身之計。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荆襄九郡。兵精糧足。可以結爲唇齒。共破曹操。紹曰。吾嘗遣使結好此人。此人未肯相從。玄德曰。此人是備同宗之兄。備往說之。必無阻矣。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教玄德行。紹又曰。近有人說汝兄弟鬩雲長已離曹操。必來尋汝。吾欲殺之。以雪顏良文醜之恨。玄德曰。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吾弟雲長乃一虎也。若失二鹿得一虎。足可以捆曹。何故欲殺之。紹笑曰。吾實愛之。故戲言耳。汝可使人召之。玄德曰。卽遣孫乾去召之。紹大喜。玄德出簡雍曰。劉玄德此去必不回矣。紹曰。當如之。

何雍曰某願同行一者同說劉表二者監住劉備紹曰甚妙却說玄德先教孫乾行次日來辭表紹七日恐汝隻身難成吾使簡雍相輔同往玄德與簡雍同辭表紹上馬出城郭圖入見紹曰劉備前前去說劉辟未見成事今又與簡雍去說劉表此行必不回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見識也郭圖嗟呀而出玄德簡雍行出界首孫乾接着同至關定家雲長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止關定領二子拜于草堂之前玄德問其姓名雲長曰此人與弟同姓欲令次子跟弟同去玄德曰年幾何關定答曰次子關平年一十八歲玄德曰既長者有心令子跟雲長吾弟又無子嗣

某願求令嗣與雲長爲嗣若何關定曰若蒙主盟願聽嚴令玄德致謝關平自此以雲長爲父玄德恐袁紹追之急收拾起行關定送了一程雲長教取路往卧牛山來正行之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雲長引見玄德玄德問其故倉曰自到卧牛山誰想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戳死裴元紹盡數招降人伴占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人伴止有這幾箇過來餘者懼怕不敢擅離倉親自與他交戰被他連勝數次身中三鎗因此逕來專待主公玄德問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姓名雲長縱馬挺刀在前玄德在後逕投卧牛山

來周倉在山下喊叫那員將全付披掛挺鎗縱馬引衆人
下山玄德揮鞭出馬大呼曰來者莫非子龍否那員將見
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傍衆皆一齊下馬迎之乃真定
常山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玄德問其所來雲曰自離主
公公孫瓚不從直諫以致喪敗放火自焚袁紹節次招雲
雲想紹非成立之人棄而遂投北方後知王公在袁紹處
英雄行動如此你道似世上那有一班秀身名
欲來相投又恐袁紹見怪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因從此
處過裴元紹下山來奪吾馬匹雲就殺之借此安身今知
張翼德在古城又欲投之恐非真實今天幸得遇王公正
應昨夜之佳夢也玄德大喜盡訴從前之事玄德曰吾一

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誰想今日相遇雲曰雲奔四方尋主事之未有真主今隨皇叔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少恨矣當口就燒毀山寨率領人衆盡隨玄德前赴古城來張飛糜竺糜芳聞知出郭迎接各相拜訴二夫人出言雲長之德玄德感歎不盡乃殺牛宰馬大作聚義筵會先拜謝天地遍勞諸軍衆皆歡悅文武仍舊相聚又添子龍玄德歡喜無限連飲數日以慶賀兄弟再見之喜後人有詩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信斷音稀杳不聞今日君臣重聚義正如龍虎會風雲玄德開張離散後古城天遣再相逢

從來良將隨明主。惟有常山趙子龍。

古城聚義時。有玄德開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周倉。關平。馬步軍校。共四五百人。玄德商議。欲棄古城。去守汝南。又值劉辟龔都。差人來請。玄德遂起軍。前赴汝南。住札。招軍買馬。漸自崢嶸。却說表。紹見玄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諫曰。不可。劉備乃疥癬之疾耳。曹操乃是勍敵。不可不先除也。劉表雖兵精糧足。不足爲強。江東孫伯符。威振三江。地連六郡。謀士有周瑜張昭之輩。武將有程普黃蓋之徒。積糧有五七年。甲兵有數十萬。可使人結好。共破曹操。南北相攻。唾手可得。紹從其論。卽時修書。遣陳震。

爲使來會孫策。合兵破曹操。還是如何。

總評

出關後。文憑方到。畢竟是老瞞奸狡也。可笑史官無識。反謂其不奸狡也。世上具眼漢子。實如龜毛兔角。可發浩歎。

簡雍是是。大妙人。弄袁紹如小兒。趙雲是真漢子。歸玄德慈母。張飛是一誠無僞聖賢。故欲殺無義人。如狗彘。如虎狼。如蛇蝎。幸雲長非其人耳。不然亦危矣。哉。

第二十九回

孫策怒斬于神仙

先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因建安四年冬爲襲取廬江守復數郡破黃祖敗劉勲豫章太守華歆降後聲勢大振遂遣張紘前往許昌上表表曰

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一

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踴躍百輩心精意果
各竟用命越渡重塹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
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漫鋒刀所截歟火
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出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郎
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死者一萬餘口獲船大
小七千餘艘財物如山積雖表未擒祖宿狡猾爲表腹
心出作爪牙表之鳴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
無餘表狐特之虜成鬼行屍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計
有罪得效微勤謹表奏聞伏望天覽

此表乃破黃祖始末不必重說曹操知孫策強盛乃歎曰

獅兒難與爭鋒也。遂以曹仁之女配孫策小兄弟孫匡。由是結親。留張紘在許昌。孫策此時欲爲大司馬。曹操不許。策甚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吳郡太守許貢暗遣使上表于漢帝。其表之畧云。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可以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于外。必作世患。當速制之。

許貢亦通

許貢使人渡江。被把江守將所獲。解赴策觀表。大怒。遂請許貢說話。策責之曰。汝欲送吾于死地。何也。貢答曰。貢無此意。策出表示之。貢無言可對。策命武士絞殺之。貢家小皆逃散。有家客三人。要與許貢報讐。恨無其便。孫策專好

三人可用。

孫郎亦通

遊獵一日引軍會獵于丹徒之西山中趕起群鹿各爭趕射策騎五花馬急快飛走上山如登平地正趕之間道傍見三人持鎗帶弓立于竹篠之內策勒馬問之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轡而行一人拈鎗望策左腿便拗孫策大喝一聲急取所佩之劍就馬上砍去劍舉忽墜止存劍靶在手內一人拈弓搭箭射中孫策面頰策就拔下面上箭取寶雕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二人舉鎗向孫策身上亂拗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與主人報讐策別無器械馬上以弓打之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十數鎗馬亦帶傷正危急之中程普引數

騎至將許家客三人砍爲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面此
傷至重用割袍勒之救回英會養病靜軒有詩曰
孫郎智勇冠江湄射獵攻心受困危許客三人能死戰
殺身豫讓未爲奇

尋華陀時已往中原去了止有徒弟在英命以治療敷貼
藥餌醫者言曰箭頭上帶藥毒已入骨可將息一百日勿
得妄動若怒氣衝激其瘡難治孫策爲人平生性急恨不
得三日無事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許昌有人來策喚而
問之來人曰操及懼怕王公長歎曰獅兒難與爭鋒策笑
曰操帳下謀士還皆懼吾否來人曰惟有郭嘉不服主公

蠢才此物
不處何用

策應聲問曰嘉曾有何話說來人不敢言策怒欲殺之來
人只得從實告曰郭嘉對曹丞相言說孫策不足懼也輕
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安敢橫行中原說主公性急少謀
乃匹夫之勇耳倘有一刺客起便爲強暴之鬼耳他日必
死于小人之手策聽之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射吾者必
操之謀也言誓取許昌以迎漢帝不待瘡可便出議事張
昭諫曰醫者令主公百日休動何故因一時之忿自輕千
金之軀策曰匹夫料我吾實難容取中原以彰英雄昭曰
待主公瘡可而議之未爲晚也正話間忽值表紹使命陳
震至言欲結爲外應南北攻曹共分天下策心甚喜干城

樓上會集諸將管待陳震正飲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偶語紛紛下樓策恠而問之左右答曰有于神仙吉今從樓下而過諸將皆往拜之策起身凭欄觀之見一道人身長八尺鬚髮蒼白面似桃花身披飛雲鶴氅手執過頭藜杖立于當道止至孫策部下諸將下至城中男女皆焚香伏道而拜之策大怒曰此妖人也與吾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有道院在城外每夜靜坐日則焚香講道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不有驗當世呼爲神仙乃江東之福神也當致敬之策怒曰汝等敢違吾令便欲掣劍左右不得已走下樓去推吉上樓策叱之曰狂夫怎敢扇

這是孫
策是

惑人心耶于吉答曰貧道瑯琊宮崇詣闕上師順帝朝曾
入山中採藥得神書于曲陽泉水上皆白素朱書號曰太
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名之曰禁咒科貧
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毫釐之物安得
扇惑明公之軍心策曰汝毫釐不敢取于人飲食衣服從
何而得汝即黃巾賊張角之徒今不誅必爲國患叱左右
斬之張昭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失不可殺
之恐失民望策曰此等山野村夫吾試寶劍何異屠猪狗

更是

大是

耳衆官皆憤策恨未消命枷鎖下獄囚之衆官皆散各令
妻女入宮中吳國太夫人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言曰我聞

夫人是是

孫郎亦是

是是

是是

汝將于先生下于縲紲此人多曾助軍招福醫護將士不
可殺之策曰此乃妖妄之人能以妖術惑衆之心遂使諸
將不復相顧君臣之體盡皆下樓拜之掌賓者呵禁不能
止此等人與張角無異不可不除也吳夫人再三勸之策
曰願母親勿聽女流之言兒自有區處策出急喚獄吏取
于吉出獄來獄吏皆敬仰在牢中盡去枷鎖事之如父母
策使人看之旋帶枷鎖而出策怒之盡殺獄吏仍將于吉
扭手下牢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乞保于吉策曰汝皆
讀書之人何不達禮昔日南陽張津爲漢交州刺史捨前
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着絳帕裹頭鼓瑟焚香讀邪俗道

書自稱以助出軍之威後被南夷所殺此等甚是無益諸君自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使費紙筆也吾必斬之呂範進曰某素知于先生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祈雨以贖其罪策曰我且看此妖人若何衆皆保之獄中取出開其枷鎖令求甘雨以救萬民于吉卽沐浴更衣辭衆將曰吾求三尺甘雨以救萬民吾終不免一死諸將曰若有靈驗主公必敬也于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逃之于吉取繩自縛曝于日中策使人曰若午時無雨卽焚死于此處先令人搬運乾柴堆積于市忽然狂風就起百姓看者何止數萬人填塞通衢孫策于城樓上望之風起處西

好看好看

非雲生頃然天心四下陰霧漸合候吏報曰午時三刻策
日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也叱左右將于吉扛上
柴棚四下舉火焰隨風起忽有黑烟一道冲上空中一聲
响嘹雷電齊發空中大雨如注頃刻之間街市成河溪澗
皆滿從午時下到未時雨有三尺于吉仰卧于柴棚上大
喝一聲雲收雨住復見太陽衆官親自將于吉扶下柴棚
解去繩索便請孫策禮之策乘轎至通衢見衆官皆羅拜
于水中不顧衣服策大怒曰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遇
其便吾手下之人皆心腹之士此爲禍之端也掣寶劍令
左右斬之衆官力諫策曰汝等皆欲隨從于吉造反耶衆

孫郎目見
英雄

于吉自仙
孫郎自伯
不相碍也

皆默然急叱手下武士一刀斬頭落地只見一道青氣投
東北去了策怒將于吉屍號令于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
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于吉屍首遂報與孫策策怒欲殺守
屍軍士忽見堂前陰雲中于吉足步而來孫策取劍斬之
忽然昏倒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孫權領衆據江東

孫策見于吉于戶內來掣劍欲欲于吉策自倒于地衆人
救人卧房昏迷不醒母吳夫人來視疾須臾甦醒說于吉
之事母曰吾兒屈殺神仙以致如此禍策笑曰吾兒于吉
跟父出征殺人如麻賢愚不知多少何曾看爲禍之理今

殺妖人以絕大禍何足懼哉母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可
作好事以禳之策曰吾命在天妖人豈能爲禍耶母親勸
之不省自令左右暗修善事以保之是夜二更策卧于房
內忽然陰雲驟起將燈滅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于
床前策倚床頭仗劍擲之鏗然有聲策大喝曰吾平生誓
誅妖妄以靖天下汝爲陰鬼何敢近吾言畢于吉忽然不

孫○郎○自○是○豪○傑○不○可○及○也○

見其母聞之轉生煩惱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母見孫
策日漸黃瘦轉求修設齋醮以禳之策聞知乃見母曰兒
自幼從父縱橫四方未嘗見父敬信鬼神母親何故誦佞
以事之母曰非也凡人生天地之間誰不有死但分清濁

耳稟其清者英、竟不散、升天爲神、稟其濁者幽、竟不散、入地爲鬼、聖人尚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又云、儔爾于上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汝屈壞神仙、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于郡之玉清觀、內汝可親往謝罪、自然安矣、策不敢違母之命、遂上轎至觀、道主出迎、策心不喜、勉強入觀、內道士請策焚香、策焚香而不謝、忽香爐中烟起不散、結成華蓋、華蓋上立于吉、策思之急、離殿宇下廊廡行不到數步、又見于吉立于面前、策掣從人所佩劍擲之、一人中劍而倒、衆人視之、乃前日下手殺于吉者、劍入于腦、七竅內迸流鮮血而死、策教扛出葬之、比及出觀于吉又當

于觀門之前衆皆不見惟策見之策曰此卽妖人之所也
坐于觀前隨喚武士五百人拆毀其觀武士上屋揭瓦皆
墜于地策獨見屋上立着于吉用手推之策轉怒令武士
一齊放火燒毀觀宇火光中見于吉飛瓦擲之策急歸府
又見于吉在府前策乃不歸府點起三萬軍馬于城外屯。
至。此。則。着。迷。矣。

扎野寨夜宿中軍帳令武士各執長戈大斧遶帳而立是
夜獨見于吉披髮而來策于帳前叱喝至曉如狂似醉次
日急歸城內又城門見于吉策不顧而歸府母親因從者
盡白其事哭泣不已是夜見于吉策數十番眼不能合比
及天明母至見策極其瘦弱母曰兒形容全換矣策教取

鏡照之見其形容自覺失驚回顧左右曰面色如此當何

復建功立事乎奇忽見于吉立于鏡中策拍鏡大叫一聲妖

人金瘡迸裂昏絕而死母令扶入卧房內須臾策醒見金

瘡粉碎乃自歎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即請張昭等諸將皆

入策囑付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

成敗汝等善相吾弟乃取印綬喚弟孫權近卧榻邊曰若

英。雄。具。眼。

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

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汝宜想父兄勦業

之艱難勿輕易也權拜受印綬策語母曰不孝男大年已

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兄弟望母朝暮訓之父兄舊

人慎勿輕意

恐汝弟年幼不能立事當復如

何策曰吾弟勝我

東必然無事但內事不決可問

張昭外事不決

恨周瑜不在左右不得囑付話

也喚諸弟曰

等可聽于孫權所使宗族中有

生異心者衆皆斬

骨肉爲逆不得入祖墳遷葬喚妻橋

氏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早晚汝妹入見可囑付教對

周郎說知在意輔佐吾弟休負我平生升堂拜母通家之

義也策回顧文武曰汝等善事吾弟各全忠義之名再語

孫權曰汝若負功臣吾陰覓于九泉之下必不相見言囑

訖時而亡年二十六歲史官有詩贊曰

獨占東南角。人稱小霸王。運籌如虎踞。決策似鷹揚。威
鎮三江靜。名聞四海香。臨終遺大事。應是識周郎。

曾子固詩曰

兵跨三江敵。民連六郡喜。安寧光輝寒。日金盛重。
血染秋波寶劍。腥眼濶尚燃天地小。心高不信鬼神靈。
疑誅于吉渾朝事。只恨東南落將星。

又題誅于吉詩曰

來往東人。平盡知于吉。是神仙英雄不信虛無事。

覽鏡猶然氣。觸天。

東山先生集卷四

贊曰。英氣傑偉。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

大是大是
是真正英
雄語

桃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
未至子止侯爵義儉矣

孫策既亡權哭倒于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且周
公立法伯禽不師并欲違父時不得行也方今天下未定
休只管哭而廢大况今姦宄競起豺狼滿道乃哀親戚
顧禮制猶開門而謂盜未可以爲仁也張昭言罷乃令孫
靜理會喪儀之事即改易孫權之服扶令上馬便出里論
軍馬大事權生得一順大口碧眼紫髯昔有漢使劉琨入
吳見孫家昆仲曰昔偏觀孫氏兄弟雖各才氣秀達然皆
祿祚不終惟孫仲謀形貌奇偉骨體非常有大貴之表又

此大亦通

享高壽衆皆不及也。時權既掌江東大事，尚恍惚未安。人報中護軍周瑜自江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我無憂矣。」周瑜守禦巴丘，聽知孫策中箭，因此回來，將至吳郡，聽得策亡，星夜來奔喪，哭拜于靈柩之前。吳夫人出，以遺囑之言盡告周瑜。瑜曰：「瑜豈敢當托付之重任哉？」吳夫人曰：「江東之事，全仗公瑾。願無忘伯符之言，則孫權舉族荷戴矣。」周瑜拜伏于地曰：「敢不効犬馬之力，繼之以死乎？」權入拜。謝瑜曰：「權願不忘先兄之言，明公訓誨，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以報相知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基業，將何策守之？」瑜曰：「方今英雄並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須得高明遠」

孝乃英雄本色此公瑾所以取子敬也

見之士以將軍江東自定也。權曰：「兄有言，內事委托張子布，外事皆賴公瑾爲之。」瑜曰：「子布賢達之士，將軍可以師傅之禮待之。瑜駑鈍不才，恐負倚托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權曰：「是誰？」瑜曰：「此人胸懷韜畧，腹隱機謀，生而喪父，奉母至孝。其家極富，大散資財以濟貧乏。」瑜爲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經過，因無糧食，往求稍助。其家有兩困穀米，各三千斛。見瑜言，卽指一困與之。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祖母亡，還葬東城。友人劉子揚數次請往，巢湖就鄭寶處。此人未去，將軍可速召之。乃臨淮東城人也。姓魯，名肅，字子敬。權便教周瑜請之。瑜奉命親往，肅接着共

坐。肅問其故。瑜將孫權相待之意白之。肅曰。劉子揚曾召
吾往巢湖。吾欲就之。瑜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
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主人孫將軍。親賢貴士。納奇錄
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天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
事勢。當其曆數。終成帝業。以協天心。是烈士攀龍附鳳。馳
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
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
日衆人皆散。懼留。曾肅共飲。同榻抵足而卧。至夜半。權問
肅曰。方今漢主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立桓文
之政。君既惠。何以佐之。肅答曰。昔漢高祖區區欲尊事

凡敘事者
次有成善
不草草也

英雄轉展
相薦小人
惟等姪人
耳

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也。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切料之。漢室不可復業。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非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肅曰。古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恐將軍不肯爲耳。權大喜。披衣起謝曰。深承教誨。願共享富貴。自此權大喜。賜魯肅老母衣服。幃帳。居處受用。昔時周瑜薦魯肅。肅乃薦一人。見孫權。其人因漢末避亂江東。治毛詩。通尚書。明左氏

是

春秋事母至孝。瑯琊南陽人也。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權甚敬之。拜爲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順曹操。後却圖之。權聽諸葛瑾之言。遣陳震以回書絕之。曹操知孫策已死。計議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旣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操從其言。卽封孫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就委張紘爲會稽都尉。賁印往江東。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令與張昭同理政事。旣領會稽。缺人管事。張紘乃薦一人。合肥長。此人居上虞。乃吳郡英人也。姓顧名雍。字元嘆。乃漢中郎將蔡伯喈徒弟。其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權以雍爲丞。行太

事自孫權威震江東乃深得民心却說陳震回見袁紹說孫策已亡孫權領衆曹操封爲討虜將軍結爲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五十餘萬復來取許昌戰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總評

孫郎不信于吉亦是英雄之見不比今之道學先生口攻異端妻子稍有疾病便請和尚道士念佛看經修齋做醮也卽有自立者老婆做主不怕他不從也○曾子敬所見卽孔明隆中之言也真是英雄之見畧同人知孔明不知子敬亦聞見相沿耳凡讀史者定

須自由眼目乃是丈夫

周瑜魯肅諸葛瑾張紘顧雍彼此引薦真君子也嗟
彼小人相嫉妬忌真可愧也真可憐也

曹操未收魏其收何

袁紹大怒遂欲冀青幽北等處人誦正十餘萬身來取信
遂殺策曰二子殺讎而衆曹將往爲信與將軍語爲以惡矣
皆非自殺讎也冀山東八郡皆以公壯節則冀回其未

第三十回

曹操官渡戰袁紹

田豐沮授
不能善用
袁紹原是
一對帶貨

沮授稍通

袁紹起兵五十餘萬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
引文武等官盡數起兵得七萬人投官渡來迎敵留荀彧
守許都先說袁紹兵臨發田豐又上言曰各宜守候以待
天時若妄興兵必有大禍逢紀譖曰主公興仁義之師田
豐出不利之語紹欲斬之衆官告免遂枷扭送獄恨曰待
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
至陽武陽武古地名今屬開封府下寨沮授諫曰北軍雖衆而勇猛不
及南軍南軍雖精而糧草不如北廣南軍無糧利在急戰

所見與沮
授同此用
而彼不用
者所遇之
異耳

非軍有靠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月日則南軍不戰自敗矣
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已囚之回日必斬汝又敢如此
也叱左右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問罪紹
前後大軍七十五萬東西南北週迴安營連絡九十餘里
細作探知虛實報來官渡操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謀
士商議荀攸曰非軍雖多不足懼也吾南軍皆精銳之士
無不以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食不敷軍必
散矣曹操曰此言正合吾機傳令點將校搖旗鼓譟而進
非軍分一半來迎兩陣相會排成陣勢殺氣冲天征塵蔽
日非軍中審配教撥弩手一萬人伏于兩翼弓箭手馬軍

必稱詔者
何也天子
爲人所擾
也亦奸雄
所必借也

五千伏于門旗內約定砲響齊發。北軍中盡鼓三通。表紹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兩掖下大將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旌旗節鉞。甚是嚴整。大叫請曹操打話。南軍內門旗開處。曹操出馬。左右擺列許褚。張遼。徐晃。李典。于禁。樂進。諸將各持兵器。勒馬聽使。曹操以鞭指紹曰。吾于天子之前請奏汝爲大將軍。總督山後諸郡。何故數欲反亂耶。紹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爲漢賊。罪惡彌天。甚如王莽。董卓。尚敢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奸賊。操怒。便張遼出馬。張郃來迎。二將于陣前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暗暗稱奇。許褚奮怒。揮刀縱

馬、自、出、高、覽、挺、鎗、來、迎、四、員、將、未、見、輸、贏、曹、操、陣、內、夏、侯、
惇、曹、洪、各、引、一、千、軍、兩、肋、齊、攻、衝、北、軍、陣、審、配、在、將、臺、上、
看、見、曹、軍、來、衝、陣、叫、放、起、號、砲、兩、下、弩、箭、齊、發、中、軍、內、弓、
箭、手、齊、擁、出、前、面、亂、射、曹、軍、如、何、抵、當、望、南、急、走、袁、紹、驅、
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官、渡、去、訖、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
寨、審、配、言、曰、可、撥、兵、十、萬、去、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
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必、棄、此、而、去、若、得、此、隘、口、許、
昌、可、得、矣、紹、從、之、于、各、寨、內、選、訓、有、力、軍、人、用、鉄、鍬、土、擔、
齊、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原、來、官、渡、寨、柵、如、城、一、般、周、圍、
築、三、十、餘、里、廣、濶、傍、有、河、後、有、山、爲、之、險、要、因、此、難、行、曹、

操見袁軍壘土山張遼許褚等皆要山城衝突被審配弓

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

座上立高櫓分撥一半弓弩手于其上亂箭射之曹軍大

好看
懼皆頂牌遮箭守禦一聲梆子響處矢下如雨皆蒙楯伏

地寨中亂竄寨外北軍呐喊而笑曹操見軍慌亂請謀士

求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操令曄進模樣連夜

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壘內正對土山上雲梯候弓箭

手皆上放箭營內一齊拽動石車車上勢大砲石飛空亂

好看
打雲梯打中雲梯人無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北軍皆號

其車爲霹靂車由是北軍不敢登高窺望審配又獻一計

那是對
手

令軍人用鉄鍬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爲掘子軍營中
望見山後又掘土坑操又問于劉曄曄曰此是非軍明不
能攻取其暗掘伏道必透營而入操曰何以禦之曄曰遶
營內可掘長塹伏道無用也操連夜差軍掘塹伏道到塹
邊果不能入空費了多少軍力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
月終紹軍不退操軍馬疲乏糧草缺少欲棄官渡還許昌
持疑未決乃作書遣人來許昌求荀彧荀彧書呈報之書
曰

奉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意論袁紹悉將其衆聚于
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

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但紹乃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伏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是。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區區拙見。盡竭忠誠。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各効勇力守之。紹軍約退二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北軍問其動靜。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三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

徐晃捉其人見曹操言運糧事荀攸曰韓猛倚仗匹夫之勇卒見輕敵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半路擊之可斷其糧紹軍自亂操曰誰可往之攸曰只徐晃足可敵也操差徐晃將帶史渙并火具先出後使張遼許褚救應六千兵分兩隊行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來奔紹寨正走之間山峪內徐晃史渙三千軍出截韓猛飛馬來戰徐晃兩騎纔交史渙殺散人夫放火燒糧車韓猛抵敵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表紹軍望見西北上火起敗軍報來有人劫了糧草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徐晃燒了糧囤正撞見張郃高覽人馬攔住却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

軍到兩下夾攻殺散北軍四將合兵一處回還官渡寨中

曹操大喜賞勞了當分出一軍于寨外結營爲犄角之勢

却說袁紹敗兵救得些小糧食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衆

官勸免羽爲小軍審配曰糧食乃軍家之重事不可不用

心烏巢乃屯糧草之處

烏巢今雍州有
巢亭爲河南

必須得重兵守之

袁紹曰吾已定汝可回鄴都監督糧斛休教軍士缺

乏汝使心往審配曰軍機至重不可忽也紹曰吾行兵二

十年非不能也汝當肅何之重任亦非小可休教吾費心

審配辭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卮元進騎督韓

昌子呂威橫趙敵等引二萬軍守烏巢屯糧之所淳于瓊

少人以此
人守糧
又是妙
妙不可

亦是着數

字仲簡平生好酒性剛軍士多畏之自至烏巢以爲閑逸之地終日與諸將聚飲却說曹操軍糧將盡急發使生許昌教荀彧任峻鼎辦糧食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命出寨行不三十里被北軍抄掠捉見謀上許攸攸字子遠是南陽人也爲人多傲酷嗜財帛少時曾與曹操爲友此時攸在紹處爲謀士逕取操書來見袁紹紹問有何事攸曰曹操願起軍以討盡屯官渡而
我軍相拒許昌必是空虛若分輕軍星夜掩襲許昌而許昌可拔也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可擒也如其未潰首尾相攻必破之矣今操糧食已盡正可乘時兩路擊之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

經國之才
然亦機會
如此

謀也。紹不聽。攸回首言曰：「今若不取，必爲虜矣。」正勸紹舉兵之際，忽有人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先說運糧事後盡皆言許攸在黃州時取之。民間財盡，令子姪輩多科稅糧，人已盡皆收下獄中鞫問，俱皆招認。明白紹大怒曰：「監行匹夫尚有此目，于吾前獻此策也。汝與曹阿瞞有舊，想是受池金帛，興他行計，唆賺將軍。罪本欲便斬汝首，及道吾不能容物，權且寄頭在項。」叱一聲，乃退。許攸仰天長嘆曰：「忠言逆耳，豈子不納吾子姪也。」遭審配之害，吾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欲拔劍自刎。左右奪劍而勸曰：「王何自死耶？」袁紹北，治世之人不納。且言久後必爲曹操所擒耳。主

與曹公公舊何不棄暗投明以避袁紹殺身之患只這兩
句言語語醒許攸來投曹操操操王表紹合休有胡曾詩曰
本初初鼎指定中華官渡渡能持勒虎牙若使許攸財用足
山河河可得屬曹家

曹操烏巢燒糧糧

許攸被被袁紹叱退滿面羞慙欲尋自盡左右曰何不去投
曹操操一言言語點醒之後後引數箇從人步行出營逕投曹
操伏伏望軍人拏住攸叱之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去報報
言南陽許攸來到軍士慌報入大寨操方解衣歇息聽得
帳前報許攸私奔到寨操大喜不及穿衣跣足出迎之還

老奸

見許攸撫掌大笑曰子遠遠來吾事濟矣就轅門大笑扶攸入坐叙舊情先拜于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也吾乃布衣公何謙遜如此操笑曰子遠是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有眼如盲屈身表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丞相無疑焉操曰吾素知公信義之士有何所疑願聞子遠破紹之計攸曰吾教表紹差撥輕騎乘虛襲許都首尾相攻操大驚曰若表紹用子遠之言吾等皆死無葬身之地矣操下拜曰表紹勢大不可當之願教我破紹之策攸曰丞相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攸曰非也操曰有半年耳攸正色起曰吾正心相待汝何

都是作家

老奸到底
不曾輸服
惡人惡人

許攸亦這

相欺也。越步出帳前，操請住曰：「子遠，勿噴尚容實計。」運至軍中，糧斛可支三月。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兵不厭詐，尚容中露遂附耳低言曰：『寨中止有此月之糧。』」攸應聲曰：「休得如此。」汝糧盡絕，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取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親書，何人作也？」操失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說之。操執手曰：「子遠想舊交之情，願賜教誨。」攸曰：「丞相孤軍而抗大敵，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衆不戰而自回也。」擒紹父子，宜在今日。丞相還肯聽之乎？」操大悅，求計于攸。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在故帝烏巢。」

大奸大奸

亦是

離袁紹營北四十里今撥淳于瓊爲將軍迎敕使監文瓊
嗜酒無備之人公選精兵詐作袁軍問之則曰吾將奇也
差使來護糧到彼燒其輜重斷其糧食不三日紹軍自散
也操大喜置酒重待留于寨中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
千人皆粧作北軍旗號張遼等與操曰袁紹屯糧之所安
得無準備丞相未可輕信恐中許攸之計耳操曰非也許
攸此來吾便知天敗袁紹也方今吾軍糧食不給難以久
守若不用許攸之計則是坐而待其困也若彼有詐安肯
留我軍中乎吾亦欲劫寨久矣請君勿疑遼曰亦須防北
軍乘虛却取于此操笑曰吾已籌策定了操教荀彧賈詡

待許攸曹洪守大寨夏侯惇夏侯淵一軍伏于左曹仁李典一軍伏于右以備不虞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人銜枚馬勒口前後五千人黃昏離官渡進發是夜建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星光滿天沮授在軍中與監者曰今夜衆星朗列我欲觀象可引吾出沮授仰面觀之忽見太白逆行侵犯斗牛之分授大驚求見袁紹是夜紹醉中聽得沮授有密事啟報紹喚入問之授曰今夜仰觀天象見太白逆行于柳鬼之間流光射斗牛之分必有賊兵劫掠于後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嚴備速遣精兵猛將于間道山路巡之免被曹操之策筭袁紹叱

笑之曰。汝乃得罪之人。敢以妄言惑吾衆耶。大叱監者曰。吾令汝禁固囚之。輒敢放出。亂言禍福。一劍將監者斬之。別喚人捧沮授去。授出嘆曰。我軍皆亡在旦夕。吾屍骸不知汚何處土地。掩恨而去。靜軒有詩歎曰。

逆耳忠言反見讐。獨夫袁紹少機謀。烏巢糧盡根基授。猶欲區區守冀州。

是時淳于瓊等。新接糧草。遂收屯住。只與諸將飲酒。醉後臥于帳中。却說曹操令軍皆束草負薪而行。二更左側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之。應曰。大將蔣奇奉命往烏巢護糧。非軍看之。果是自家旗號。從間道小路迤邐前進。此過數

此後如何
曾問人

處皆云蔣奇護糧你我相推並不阻當及到烏巢四更已盡操教束草軍士週圍舉火衆將校鼓譟直入淳于瓊宿酒未醒跳起便問爲何喧鬧早被撓鈎拖翻卽元進趙叡連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從軍告曹操曰賊兵在後請分兵拒之操大喝曰賊到背後方可拒之諸將奮力向前殺死者遍地火焰四起烟迷太空操勒兵回殺卽趙二將皆被斬之餘皆亂軍中殺死了將淳于瓊等數人割去耳鼻斷去手指縛于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時袁紹聞軍報說正北上火光滿天紹知烏巢有失急召文武救之張郃進曰某與高覽急去烏巢救火就殺賊軍郭圖曰張

亦是亦是
只是插着
對手無所
用耳畢竟
張郃曉得
老奸也

郃之言未是今欲劫糧曹操必然親到曹操一出寨必空
虛可以縱兵先擊曹操之壘必可得也操聞之必速還此
孫臏圍魏救韓之計也張郃曰郭圖之言非也曹操用兵
多筭外出須內備以防不虞今若攻操營不拔瓊等見擒
吾屬皆爲虜矣烏巢一失將軍事去矣郭圖曰曹操只顧

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圖再三請去劫曹營袁紹使張郃高
覽引五千軍去擊官渡營寨遣蔣奇一萬軍逕去救烏巢
先說蔣奇引兵奔烏巢來曹操盡奪袁軍旗幟僞作淳于
瓊下敗軍回寨至山僻狹路正遇蔣奇軍馬奔走交肩而
過蔣奇軍問皆稱烏巢敗軍回歸後來的是南軍軍漸過

妙計妙計

更妙更妙

半張遼許褚忽至。大喝蔣奇休走。措手不及。張遼斬蔣奇于馬下。兩軍會合。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報云。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袁紹不遣人去接應。烏巢盡撥望南。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操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衝動北軍。曹洪從正中引軍而出。三下攻擊。北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却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敗軍還營。袁紹收敗殘軍馬歸營寨。淳于瓊等耳鼻皆無。手足盡落也。還寨內紹問敗軍如何失了烏巢軍。言將軍醉中。因此不能當抵。紹怒立斬之。郃圖恐張郃高覽見回寨證對是非。先于袁紹前請曰。張郃高覽見將軍兵

敗將亡。心中欣喜。紹驚曰。何爲出此言也。圖曰。郃覽素言降曹之意。去擊寨。故不用命。以致損折士卒。紹大怒。遂遣使急召郃覽歸寨。問罪。圖先使人報云。紹遣人收汝殺之。使至高覽。問曰。喚我等如何。使曰。未知其意。覽掣劍斬却使者。郃驚曰。斬使者欲往何之。覽曰。袁紹爲上不寬信。聽讒言。必爲曹公擒耳。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公。此爲萬全之計。張郃曰。吾亦有此心也。二人領本部軍馬前來降曹。夏侯惇曰。張郃高覽來降。未無虛實。操曰。吾以德化之。本有友心。亦變爲善矣。遂開門。以人郃覽。郃覽投戈卸甲。拜伏于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致

是來得可
見可兒

此皆袁家
人也今爲
曹家用矣
可憐一嘆

不得盡情
可憐可憐

有敗也。昔子胥不早悟，自使身死。今二將軍來歸，正如微
子去殷，韓信歸漢，封張郃爲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爲偏將
軍，東萊侯。郃字雋義，河間鄭人。覽隴西人也。操得張郃，待
之甚厚。袁紹自去了，郃覽又絕了烏巢之糧，軍心惶惶，多
有逃竄。許攸又勸曹操宜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爲先鋒，操
許之。當夜分軍三路去劫紹寨。混戰到天明，斬將降兵不計
其數。平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荀攸獻計于操，可佯
言調撥人馬，分路過黃河一路，取酸棗，去攻鄴都。一路取
黎陽，斷袁紹歸路。以此言達知，則袁紹驚惶，必分動兵勢。
趁兵分動時，一擊可擒紹也。操用其謀，使大小軍四處佯

言故令紹軍聽知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子袁尚分兵五萬收鄴郡遣將辛明分兵五萬收黎陽連夜起行曹操使細作探聽知袁紹兵動操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北軍變動俱無戰鬪之心東西不能相顧紹軍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其子袁譚後隨早有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一千軍馬來到追趕袁紹紹急渡河四下兵合至各各爭功紹盡棄圖書車仗金帛而逃紹止引隨行軍八百餘騎而去操軍追之不及所得遺下之物不可勝數僞降者盡皆斬之所殺八萬餘人流血盈溝其溺水

大豪傑

語差

死者如盧葦相似紹軍七十五萬到此皆休操大獲勝捷
所得金寶段疋給賞將士于圖書中忽檢出書信一束皆
許都及軍中諸人暗通之書荀攸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
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盡皆焚
之遂不再問史官有詩曰

盡把私書火內焚寬洪大度播深恩曹公原有高光志
贏得山河付子孫

亂軍中沮授不能脫被擒來見曹公公素與授識教取過
來相見授至帳前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耳操曰本
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國家未定當相圖之授曰叔父母弟

懸命袁氏若蒙公憐愛速賜死爲福操曰孤若早得足下
天下不足慮也操厚待之次日于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
怒而殺之至死神色不變操歎曰吾殺忠義之士也傷悼
終日史官有讚沮授詩曰

河北多名士忠貞說沮君凝眸知陣法仰面識天文至
死心如鐵臨危氣似雲曹公哀壯士猶與建孤墳

操進兵攻打冀州來捉袁紹未知紹性命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起漢獻帝建安四年己卯歲至漢獻帝建安五年庚
辰歲共首尾一年事實

總評

本初自非孟德敵手卽聽許攸之言亦無用也勿遂以成敗爲攸一人口實方是其眼者

要知國破家亡消息正看袁本初所作所爲便是樣子

老瞞將私書燒却不究此安將士妙訣若一點使人自危自此反多事矣此正老瞞大奸處非大度也讀者要辨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袁紹

都是孟
德醜態不
知者以為
孟德也

却說沮授被執。曹操待以上賓。授但求死。義不肯屈。放于軍中。盜馬欲歸。操恐為後患。殺之。而後甚悔。親自設祭。遂與建墳于黃河渡口。立碑曰。忠烈沮君之墓。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冀州。城邑聞操大破袁紹。盡皆膽裂。諸軍前投降。操皆撫慰之。却說袁紹幅巾單衣。引入百餘騎。至黎陽北岸。有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心腹事盡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眾。眾聞紹在。又皆蟻聚。

小人諧人
每每如此

軍威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夜聞哭聲。遂私往聽之。軍皆訴說喪兄失弟。亡伴去親者。不可計數。都搥胸而哭。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苦也。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吾今回去。有何面目而見田豐耶。次日。上馬正行之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也。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吾。吾必殺之。逢紀又曰。田豐常對獄卒曰。袁本初再求我時。吾却不用謀矣。却說田豐在獄中。獄吏曰。與別駕賀萬全之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

全師大敗而回想必見重于君也。豐笑曰：「吾今日死矣。」獄吏問曰：「人皆爲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獄吏未信，忽使者賁劍至，取豐之首。獄吏方驚，乃具酒食與之。豐曰：「吾知必死，願借利刃。」獄吏皆不忍與之。衆人流淚。豐曰：「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者，是無智也；不識嫌疑而進之者，是不明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乃自刎于獄中。後史官有詩曰：

鉅鹿田元皓，天姿邁等倫。
周朝齊八士，殷室配三仁。
直諫干袁紹，忠心救兆民。
堪嗟牢內死，黃土蓋麒麟。

又有詩歎袁紹云。

昨朝沮授軍中失。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樑皆折斷。
本初焉不喪家邦。

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
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君。則覆
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
死。其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于所事。慮不存已。夫諸
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
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是說得極

田豐死于獄中。知者皆哭。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

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其掌君權紹所生三子一甥長子
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子
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生甥高幹出守并州袁尚
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劉氏常于紹前稱讚尚有才德
紹故留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譚再往青州起兵熙幹
皆不在劉氏勸紹立尚爲後嗣令掌軍馬當初審配逢紀
與袁尚爲輔佐辛評郭圖與袁譚爲輔佐四人各爲其主
常有不足之心當時袁紹與審逢郭辛四人商議曰今吾
命弱吾立其後爲河北之主長子譚爲人性剛好殺雖然
聰明事多躁暴二子熙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

評話

賢敬士。吾欲立之。汝意如何。郭圖進曰。昔日沮授曾諫王公。言猶在耳。授有言曰。世稱萬人爭逐一鬼。一人獲之。貪者遂止。分定故也。譚爲其長。今若于外。此爲亂之萌也。自古遷長立幼。家邦不定。廢嫡立庶。天下不安。今軍勢稍挫。曹操壓境。又使譚尚爭之。乃自取亂之道也。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勿使家亂。表紹不決。人報表熙自幽州引兵六萬前來助戰。高幹引兵五萬自并州來。表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紹喜。再整冀州人馬來戰。曹操此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于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操見父老數人。鬚髮盡白。背拜于地。操請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父多

少年紀

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何喜之有

之甚
之甚

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宋之分彼遼東殷胤善曉
天文夜宿于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于乾象正照此間後
五十年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天下無敵
矣今以年紀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于民民皆生怨
丞相興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
正應當時殷胤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如老丈所
言何以當之取酒食絹帛以賜老人號令三軍如有下鄉
殺人家鷄犬者如殺人之罪于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
喜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

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紹下戰書。操批回曰。下決戰。使
回見紹。兩軍擂鼓。各披掛上馬。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
喚紹答話。紹引三子一甥。文官武將。擺于兩邊。操曰。計窮
力盡。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恐悔不及矣。紹大怒。回顧
衆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于父前耀武揚威。便舞雙刀。飛
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曰。此何人也。有識者答曰。此袁紹
三子袁尚也。言猶未畢。一將挺鎗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
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回馬。刺斜而走。史渙趕
來。袁尚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
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來。混戰從午至

因各折軍校。日暮分開。鳴金收軍還寨。操與衆將商議破
袁紹必勝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可擒袁紹。令操退
軍于河上。先令軍十隊伏之。紹若追至河上。軍必死戰矣。
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夏侯惇。左二隊張遼。左
三隊李典。左四隊樂進。左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右二
隊張郃。右三隊徐晃。右四隊于禁。右五隊高覽。中軍許褚
爲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操待半夜。令許褚
引兵前進。偽作劫寨之勢。袁紹五寨軍馬一齊俱起。許褚
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起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
曹操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吾亦在此。諸軍何不死戰。軍急

好看
看

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衆皆大亂袁
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之間一聲鼓響左邊夏
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惡殺一陣袁紹聚三子一甥死
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肋下殺
出一陣殺得紹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
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殺得袁紹父子膽喪心
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
透寨而入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困馬乏欲待歇息後面
曹操大軍起來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前面兩軍擺開
乃曹氏宗族魏家枝葉右壁廂曹洪左壁廂夏侯惇當住

也只得哭
了別無恁
好計策也

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爲所擒也。奮力衝突。得脫。
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紹連夜走百餘里。方脫所隨馬。
步人衆約有萬餘。大半各自潰散。少半皆被殺戮。紹抱三
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紹曰。
吾自歷戰數十場。未若官渡倉亭之失。乃天喪吾也。操必
來追。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譚曰。青州兵糧
極多。兒請去。再爲整頓。紹教引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
去。理會。恐曹操犯境。令袁熙再回幽州。高幹再回并州。各
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
與審配逢紀。暫領軍士。城中廣積糧草。準備曹操兵來。却

放化
即是孟德
有見識

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探察冀州虛實然後進取
細作探知回報紹卧病在床袁尚審配緊守城池袁譚袁
熙高幹皆回本州衆皆勸操可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
廣審配又有機謀急未可拔見今禾稼在田功又不成枉
廢民業姑待秋成取之未晚衆曰若恤其民必誤大事操
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若廢其民縱得空城有何用哉正
持疑未決之間忽報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衆
聽知丞相盡提軍馬河北出征見今令劉辟守汝南劉備
乘虛引軍來攻許昌也少刻荀彧書到亦言此事操留曹
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望汝南來迎劉備未

此良心露
抑奸心

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玄德敗走荊州

曹操兵至冀州境界。歎曰：「吾起我兵，爲天下除暴亂。舊鄉人民，死喪畧盡。終日不見所識，使吾感傷。况禾稼在田之時，不可擾動。權且罷兵。」正值荀彧書到，說劉備欲攻許可。

速回軍迎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遂勒兵向東。劉玄德探知曹操兵來，近穰山五十里下寨。軍分三隊：于東南角上，雲長屯兵；西南角上，張飛屯兵；正南寨中，玄德趙雲入報。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于門旗下，操以鞭指而罵曰：「吾待汝爲上賓，汝何背

義忘恩耶。玄德大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爲國賊。吾乃漢室宗親，故討反賊耳。操曰：吾奉天子明詔，四方招降討逆，汝敢亂言耶？玄德曰：汝詔乃虛誑之言。吾有天子密詔在此。操曰：汝休託言。玄德遂誦衣帶詔。操大怒，教許褚出馬。玄德背後一將挺鎗出馬，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指而言曰：此賊昔日偷過吾寨之人也。許褚趙雲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東南角上喊聲大震，雲長引軍衝突而來。操分勝負，忽然而西南角上喊聲大舉，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操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領軍追二十里方回。玄德得勝，大殺一陣，心中甚喜，使人探

聽操兵退五六十里。玄德與衆人言曰：「不意今番挫動操之銳氣也。」雲長曰：「未可輕視。操奸計極多，恐必有計。」玄德曰：「此退卽怯戰也。」玄德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又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忽報龔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流星馬又報張遼引軍抄背後逕取汝南。玄德曰：「雲長所料是也。」此間滯住吾兵，必使張遼攻取吾家基業矣。可宜速救老小。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半日，速報玄德曰：「張遼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亦被圍住。」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都，也被圍住了。玄德要起，猶恐操兵後襲，小卒來報許褚搦戰。

趙雲欲出。玄德曰：「不可出敵，存下氣力。今夜棄寨，望穰山而走。」子龍拒住，不出。候至天晚，教軍士飽餐，步軍先出，馬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四面火鼓喧天。山上曹操自呼：「劉備快降。」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臣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走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鏖戰。之間張遼忽至，與趙雲相戰。背後于禁趕到，玄德助戰，肋落中。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便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撞出，玄德大驚，乃劉辟敗軍千餘騎。

護送玄德老小皆到。劉辟引孫乾簡雍糜芳亦至。玄德問之。皆曰：張遼軍至，勢不可當，因此棄城而走。遼兵趕來，幸得雲長背後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二弟雲長皆不知如何。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又尋覓行到數里，一棒鼓响，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張郃也。大叫劉備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背後一軍從山塢內擁出，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功名不成，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辟便來陣後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于馬下。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

然大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刺高覽者。乃子龍也。玄德大喜。子龍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子龍戰十餘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子龍乘勢衝殺張郃。郃又欲戰。子龍見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救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比及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與龔都去報雙。殺散夏侯淵。迤迤趕去。被樂進徐晃攔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踪而去。殺退樂進。徐晃與飛同回。見玄德。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與關張

玄德不濟
緣何便如
此起來毋
乃激將之
術乎抑真
心也

子龍在後且戰且走操見棄寨去遠收軍不趕玄德總無
一千軍取路而走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土人
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聚飲于沙灘之上玄德酒酣乃發
悲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
諸君今日上無片瓦蓋頂下無置錫之地誠恐有誤諸公
公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共取功名富貴乎衆皆掩面而
哭靜軒先生讀史至此有感于心遂作詩慨歎曰
強暴橫行仁義殃老天何事欠分張功名未遂英雄困
到此何爲不斷腸

雲長曰兄言差矣某昔聞高祖共項羽同爭天下數敗于

關先生是

孫乾可用

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某等與兄自破黃巾以來今近二十年或勝或負其志愈堅何故今日忽生變異兄勿墮志惹天下笑焉玄德曰吾聞主貴則臣榮吾無履足之地恐負公等孫乾曰使君之言未然且人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荊州不遠劉景升乃當世之英雄坐鎮九州兵甲數十萬糧草如山積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景升據漢江之地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近海隅北接漢沔君恐不容乾願一往景升必出境而迎主公也玄德大喜便差孫乾先往荊州到郡入見禮畢劉表問曰汝從玄德何至于此乾

會說

蔡人可惡

曰。劉使君與明公皆漢室之胄。天下共知。今使君欲極力扶持社稷。但恨兵微將寡。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備言曰。安可背親而向踈耶。荆州劉將軍當世之英雄。士之歸向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未敢擅便。先命乾拜白。以爲進見之階。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吾坐鎮九州。豈不容一宗弟也。玄德見在何處。便差人遠接。蔡瑁譖曰。不可。不可。劉備心術不正。背義忘恩。先從呂布。後事曹公。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爲人也。今若納之。必惹曹公加兵。使九州生靈不安。不如斬乾首以獻曹公。曹

公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言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雖從事三人，皆非其交。布乃殺父之徒，操誠欺君之賊。袁紹不納忠言，損害賢良，似此等輩，安可共論仁義之道？劉使君赤心報國，言必有信，忠孝兩全之士，豈肯屈身于俗子之下哉？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宗族之兄，寬洪大度，敬老尊賢，愛民惜物，乃當世之英雄，故千里而投之，爾何獻讒言而妬賢嫉能耶？劉表聞之，用言叱退蔡瑁。曰：吾主持已定，汝勿多言。蔡瑁羞慚滿面而退。表問玄德何處，乾曰：見在江口。表曰：吾自出郭迎之。使乾與人先往。表出郭三十里迎接，玄德見表拜伏甚恭。表泣訴親情，待之甚厚。

是是

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同入荊州尋院宅居住。已定連日設宴叙說前事。蔡瑁雖懷不足。安敢形于顏色。玄德到荊州時。建安六年秋九月也。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操欲就攻之。程昱諫曰：「袁紹未除而一旦便下荊襄。倘袁紹從北而起。兩下夾攻劉表。有劉備之助。袁紹有三子之力。則大事去矣。不如還兵許都。少養軍士之力。待東消春煖。引兵向北。先破袁紹。回得勝之師來攻荊襄。南北之利。易如反掌。」操曰：「善。」遂提兵回許都。時建安七年春正月也。曹操商議興師。先差夏侯惇滿寵鎖守汝南。以拒劉表之勢。遂留曹仁荀彧守許都。盡撥軍馬前赴

有渡船說表縱自曹州起時而和假今經滑州而議攻許
 都之策密配謀以封爵為官渡蔡邕之敗軍心未振尚當
 深溝高壘可以養軍民之力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
 州紹曰若賊兵臨城下將至城邊敵之未易吾自領大軍
 出迎表曰父兄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
 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表譚幽州取表熙并州取高
 才四將皆曰未知勝負如何

子不昧
 也卒之畏盜女也
 何武無

第三十二回

袁譚袁尚爭冀州

袁尚自斬史渙之後意氣自負欲于父前顯耀才能不待
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使出黎陽與南軍前隊相迎張
遼當先出馬袁尚血氣方剛挺鎗躍馬來與張遼交戰不
三合隔架遮欄不住大敗而走被遼掩殺尚不能主張急
急引軍連夜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受那一驚舊病又
發吐血一灘昏倒在地劉夫人慌救入後堂漸漸不省人
事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之審配
就床前寫遺書劉夫人曰袁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便教

寫遺書紹翻身大呼一聲吐血斗餘而死後有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天下自縱橫空留俊傑三千客
謾有英雄百萬兵羊質虎皮功莫說鳳毛鷄膽事難成
可憐一種傷心病繼跡相傳兩弟兄

氣欲吞天志不高有謀無斷豈英豪圖王霸業渾如夢
枉害傷心吐血勞

論曰表本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聚兵舉
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
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以資也韓非曰狃剛而不利
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下微劉表道不

妖至鬼乎
可發一笑

相越而欲坐收天運。縱三分其猶木偶之于人也。

時建安七年夏五月也。劉夫人舉喪未及遷葬。將袁紹所
愛寵妾五人殺之。恐陰魂于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髡其
頸。刺其面。毀其屍。其婦忌如此。袁尚恐寵妾家屬爲害。盡
收而殺之。審配逢紀遂立表。尚爲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
并四州牧。遣書報喪。袁譚已自發兵離青州。知得父死。遂
與郭圖辛評商議。圖曰。王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表。
顯甫爲主矣。當速行。辛評曰。若速往。必遭大禍。審配逢紀
預定機謀矣。袁譚曰。若此。當如何。郭圖曰。可屯兵于城外。
觀其動靜。其當親往以察之。譚令郭圖入冀州。見尚禮畢。

是

郭圖可用

妙妙

尚問兄何不至圖曰在軍中抱小疾不能相見尚曰吾受
父親遺書立我爲主加兄爲車騎將軍卽日南軍壓境請
兄爲前部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
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爲輔尚曰吾欲此二人早晚
調遣如何離得圖曰如此主公必不放心尚教二人內一
人去二人都推却尚教拈鬚着逢紀就賣印綬一同郭
圖赴軍中相輔紀隨圖出城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納上印
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諫曰此父命不可違也遂免之
郭圖密與譚曰日今曹軍在境且未可出言只留逢紀在
此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川不遲古人有云小不忍則亂

大謀今留逢紀某之計也。譚喜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與曹軍對壘。操遣徐晃出馬與昭戰不數合一刀斬昭于馬下。掩殺一陣。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于尚。尚與審配計議。配云。客應付些軍馬多則有悞于事。遂發兵五千餘人。操使人探知救軍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于半路接着。兩頭圍住。盡殺之。袁譚知尚止撥軍五千又被半路坑殺。與逢紀責罵曰。教汝隨我何相輕也。紀曰。容某作書去請主公。必親自來也。譚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爲曹軍在境。若曹破則來爭冀州矣。

今不可發兵借操之力先除譚則無後患尚從其言不肯起兵使回報譚譚大怒立斬逢紀欲議降曹有人密報袁尚曰今譚困乏則降曹也兩攻其勢冀州危矣尚慌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軍來黎陽救譚尚問軍中誰敢爲前部大將呂曠呂翔兩兄弟願出去尚點兵三萬與呂曠爲先鋒先至黎陽報說尚自引兵來救譚大喜罷降曹之意譚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爲犄角之勢此時袁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奇兵與操相持尚數敗操兵累勝不能盡除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操分路攻打譚尚熙幹皆敗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

是

與尚入城堅守。熙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爲勢。操兵連
夜攻打不下。郭嘉進言曰。表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
力相併。各有餘黨。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爭心。生不如收兵
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候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
而定也。操曰。其言極善。命賈詡爲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
守官渡。操引大軍還許都。譚尚聽知。操軍自退。遂相慶賀。
表熙高幹各自辭去。表譚與郭圖辛評計議。我爲長子。反
不能承祖父之基業。表尚脫母所生。今承大爵。如何奪之。
圖曰。主公可勒兵于城外。只做請表尚審配筵席。就中埋
伏刀斧手。先殺二人。大事定矣。譚從其言。別駕王修自青

老成之言
非誦道學
也

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之手也今與他人
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勝乎夫棄兄弟而不
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
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橫行于
天下願主公詳之譚大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袁尚尚與
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姦計尚
曰奈何配曰不如乘勢攻之袁尚全裝慣帶起兵五萬擺
布軍馬出城袁譚見袁尚領軍來情知事泄便披甲上馬
與尚交鋒尚大罵譚亦罵尚曰汝藥死嚴父奪其名爵今
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袁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

掩殺譚引敗殘軍馬奔走平原

平原卽今濟南府平原縣

尚收兵還表

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璧爲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

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璧出罵陣尚欲自戰大將呂曠

拍馬舞刀來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斬岑璧于馬下掩殺

譚兵大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一發勦除根本遂乃進兵

追至平原譚又勒兵回戰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

尚三面圍困攻打譚見城中糧少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將

軍憂兵乏糧少顯甫盡率其衆而來久自不敵愚意可遣

人投曹公使提兵來擊顯甫曹公軍至必先攻冀州顯甫

必還救之將軍引兵而西自鄴迤北尚可擄矣若曹公擊

破顯甫其兵奔走又可歛而取之以拒操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趙國迤北皆我之兵亦足與操爲敵矣譚曰可用何人爲使圖曰此間有一人能言快語乃潁州陽翟人姓辛名毗字佐治見爲平原令可往譚曰此人乃辛評之弟可議論于事圖曰他兄弟二人甚是和睦便可命之譚卽時去請辛毗毗聞此言欣然便至譚修書呈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而回却說辛毗到許都聞知操去伐劉表見屯軍于西平

西平今屬汝南河西平縣

表遣玄德引兵于前部以

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問其故毗言袁譚

使毗特來納降操看書畢留辛毗于寨中操聚文武計議

更好

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使辛毗來降，不可准信。且伐劉表，待袁氏兄弟自相吞併，然後可圖也。」言處曰：「劉表方強，宜先平之。」滿寵曰：「丞相旣引兵至此，安可使回也？」荀攸曰：「三公之言未盡其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雖然數敗，猶得民心。若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未可定矣。今兄弟結冤，勢不兩全，因此來降。若提兵先滅袁尚，後觀其變而除之，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操大喜，便遣辛毗飲酒。操曰：「袁譚之降，其真耶？詐耶？」袁尚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

此君有成
算于胸中
迎而後起
者也
入者也

問、真與詐也。只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他人能
問其間，乃謂天下可定于已也。今一旦求救于明公，此可
知也。顯甫見顯思危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于外，
謀臣誅于內，兄弟讒隙，國分爲二，連年戰伐，甲冑生蟣蝨，
加之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于土人，
事困于下，民無問，愚者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滅袁
氏之時也。兵法云：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糧食者不能
守也。今明公提兵攻鄴，尚不還救，則失城郭，尚還救，則譚
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憊之寇，如迅風
之掃秋葉矣。天以表尚付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

老奸

豐樂之地國內民和心順急未可搖動今二表自相殘害
可謂樂矣居者無倉行者無糧可謂亡矣若不取待下年
豐熟袁氏收過自相和睦急難動搖今因其請救而撫之
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河北既平則六軍成
而天下震天下震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操大喜踴躍
而言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即日督軍還取冀州表
尚知曹公軍馬渡河急急引軍還鄴袁譚見尚拔寨退軍
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砲響兩軍
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未知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決水滄冀州

建安八年冬十月曹操引兵棄西平逕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自回荊州操進兵渡河表尚慌引軍還留呂曠呂翔二將斷後表譚起來二將截住歸路表譚于馬上泣告二將曰吾父在日譚不曾慢待于二將軍何從吾弟而相逼耶二將聞言皆下馬降譚譚曰勿降我也可降曹丞相二將隨譚見操操大喜自將女許譚爲妻令曠翔二人爲媒遂封二將爲列侯譚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未可方今糧草不接搬運勞苦我由濟河過淇水入白溝淇水出懷慶府濟源縣白溝河名在保定府新以通糧道然後進兵城縣拒馬河下流即宋與元分界處

老賊

郭圖大通
然亦生事

老賊

令譚且居平原帶呂曠呂翔退軍于黎陽屯住郭圖語袁
譚曰今曹操以女許婚恐其虛意又帶呂曠呂翔去皆封
列侯此是撈籠河北人心終久不容主公也可刻將軍印
暗使人送與呂翔等二人令作內應待操破了袁尚可乘
其便而謀之譚曰此言有理遂刻將軍印一顆暗送與二
呂二呂受訖將印來稟于操操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
等爲內助也待我破了袁尚就裏取事此小計也吾破尚
之後軍糧皆足豈能害我哉汝等且權受之自此曹操便
有殺譚之心建安九年春二月袁尚與審配商議今曹兵
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也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

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

上黨今潞州長子縣

運糧道令沮授之子

大將沮鵠守邯鄲

邯鄲今屬廣平府邯鄲縣

以遠攻曹公王公可進兵

平原急攻之先絕袁譚之禍然後破曹袁尚大喜留審配

守冀州使馬延張顗二將爲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

知尚兵來近告急于操操曰吾正待如此必得冀州是時

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攻譚入見操曰丞相何坐而欲待

天雷誅殺譚尚二袁乎操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

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楷引一軍來迎

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只見陣中一騎馬從側首便出

尹楷措手不及一刀斬于馬下餘衆奔潰操搯過大半接

天毒然亦
不得不如

降操勒兵取邯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山馬與鵠交鋒戰
不三合鵠大敗走入軍中遼趕入去兩馬相離不遠遼急
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掩殺衆皆奔散先除此
二害遂引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遶城築
起土山及地道以攻之審配堅守甚嚴守東門將馮禮貪
酒有悞巡警配拿下打四十脊杖馮禮恨之開門降操操
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放火城可
拔也操教禮引三百壯士黃夜掘地道而入審配夜夜城
上點視軍馬當夜見突門閣上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
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門門門閉馮禮

及三百壯士皆死于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退一軍于洹水之上，以候表尚回兵。表尚攻平原，聽知曹操已破尹楷沮鵠，即日圍困甚緊，掣兵一半回救冀州。其將馬延曰：「不可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淦水口去。」却曹營必解圍也。尚曰：「吾先往恐不利。」汝與張顗隨後，便至馬延張顗屯軍處，後尚比及行，先有細作去報曹操。曹洪諫曰：「歸師勿掩，可以避之。」今表尚軍老小必在城中，掣兵回來必死戰矣。操曰：「尚從大道上來，吾即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表尚必從小路而來。忽一報曰：「尚不從大道而來，從西山小路。」

老賊

老賊

出淦水界口。操拍手笑曰：「天使吾得冀州也。」操曰：「彼若來，必舉火爲號，令城中接應。分兵兩路擊之，大事就矣。」却說袁尚出淦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淦水，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爲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于路責喝諸營軍士，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并婦人出降，以免城中饑色。」若百姓一出，便以兵繼之。配從其論。次日，城上豎白旗，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寨中人報曹操。

賊賊

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以免饑色後必有
兵出也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張
麾蓋衆軍一齊擁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携幼
手持白幡而出操曰我知百姓在城中受苦若不出來就
食早晚皆餓死矣衆皆拜伏于地操教于後軍討糧食老
弱百姓約有數萬百姓纔然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
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兵出亂殺城中兵回操自飛馬起
來刊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倒曹操坐下馬操盔上正
中兩箭險透其頂衆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便引衆將
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三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表

賊賊

尚大敗尚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顗軍
來。操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迎于半路。出馬打話。呂曠
曰：表尚死在旦夕。曹丞相寬洪大度。禮賢敬士。如其降之
不失封侯之位。馬延張顗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爲列侯。次
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顗斷尚糧道。尚情知
西山守不住。夜走濫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逕入伏兵盡
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故遣豫州
刺史陰夔陳琳請降。操許之。連夜使張遼徐晃却去劫尚
寨。尚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連夜望中山而逃。中山今
屬真定
州府定。操回軍攻城下。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灌

老賊

此亦惹事

之操然其計先差軍于城外掘壕塹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看操軍在外掘塹河極淺配暗笑曰此是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池之計矣壕深可灌如此之淺安能用哉可一越而過也衆將來白審配曰今城外掘壕可以擊之配曰空費其力一任爲之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挑表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于城頭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城中困極幸馬爲食軍士餓倒不能守把審配兄之子名榮素與辛毗至厚見

此是賊
處

配是漢

在城下號哭密寫獻門之書拴于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
獻辛毗毗將書獻操操喚諸將聽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
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榮大開西門放
操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
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
馬晃生擒審配以索綁之解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以
鞭鞭配首曰賊奴今日真死矣配大罵曰狗輩正由汝引
曹操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我耶解見
曹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指曰此是汝
姪審榮所獻也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于此操曰昔日孤

既是審正
南緣何正
甘而死呵
呵

之行圍。何弩之多耶。配應曰：恨少。操曰：卿忠于袁氏，不容不如此。汝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于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戮之以祭魂耳。配曰：吾生爲袁氏臣，死爲袁氏鬼，不似汝輩讒譖阿諛之賊耳。可速斬我。操教擗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非不可使吾南面而死。配向北坐，引頸就刃而死。時建安九年秋七月也。史官詩曰：

河北多名士，誰如審正南。命因昏主喪，心與老天參。忠直言無隱，廉能志不貪。臨亡猶北面，降者盡羞慚。

審配向北而死，見者皆傷感不已。操憐其忠義，命葬于城。

其大軍入城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此子是中平四年冬十月生于譙郡生時有雲氣一片青色圓如車蓋覆于其室終日不散望氣者對操曰此子貴不可言非人臣之氣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覽古今經傳通諸子百家之言善騎射好擊劍瑯琊下氏所生下氏本娼家也操納爲妾故生此子打破冀州時曹丕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逕投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末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不叱退末將提劍而入後堂見劉夫人抱一女而哭丕向前欲殺之未知劉氏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四
總評

辛毗竟爲曹公亦有見之士也。袁氏弟兄不和自然
喪亡矣。安有弟兄不和而不喪亡者乎。凡有兄弟者
鑒之。

如審配輩。如何便算得忠義也。王非堯舜之王死之
不過自盡其心耳。謂之硬漢則可謂之忠義則未也。



